半世凝望中国，架起中欧相知桥梁

——访英国资深汉学家、前欧盟驻华大使魏根深

赵建华　徐冬皓　苗　春

海客话中国

今年已届耄耋的英国人魏根深，人生轨迹有60余载与中国紧密相连：他是1962年起在剑桥大学自学中文的青年学子；他是1964年至1966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执教的外籍教师；1994年至2001年担任欧盟驻华大使期间，他积极促进欧盟与中国的友好交流；2014年，他凭借著作《中国历史新手册》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奖，是国际知名汉学家。

近日，本文作者与魏根深长谈，听他讲述英国汉学研究数十年的发展脉络，追忆与中国友人的深厚情谊，分享横跨学术与外交领域、致力于融通中外的人生故事，体味一位海外人士跨越一甲子的中国情缘。



魏根深近影。　赵建华　徐冬皓供图

邂逅汉语，初赴京华读懂真实中国

1962年，魏根深在剑桥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一次在学校书店偶然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册自学汉语教材，引发他学汉语的兴趣，一段跨越国界的文化情缘就此开启。后来他找到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中餐馆服务员学习汉语。那位服务员温和有礼，让他对东方国度生出更多好奇。

1964年，魏根深收到中国驻英国代办处的邀约，前往北京语言学院担任英语教师。从满洲里口岸入境前，他脑海里满是对江南水乡田园的想象，但东北与他的想象迥然不同，让他意识到外界对中国的认知是片面、滞后的。

在北京语言学院的两年里，他向学校申请住进学校宿舍，与两位青年教师同住。他还和师生一同赴密云开挖输水渠，在田间地头朝夕相处，感受普通中国青年的纯粹和热忱。

回忆当年的校园生活，魏根深对老师和校领导给予的关照记忆犹新。彼时中外信息交流不畅，院长王亦山时常带他到四川饭店用餐，拿出报纸给他翻阅，为他客观讲述国内各地情况，告诉他“中国有发展成就，也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平等坦诚的交流，让魏根深摒弃外界流传的偏见，以客观、平视的视角看待中国。

治学贯通古今，见证汉学范式转型

结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后，魏根深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依托日本东京大学馆藏档案，他以清代山西粮食市场运行机制、物价波动规律为研究方向，完成经济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牟复礼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奠基人，师从牟复礼为魏根深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根基。

谈及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数十年来的变化，魏根深认为有两大转型：

一是研究重心从古代转向当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汉学以先秦汉唐典籍为重，研究倚重传统训诂考据。此后，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方法全面融入中国研究。海外学者随之跳出传统经学框架，不再单一考据经典文本，转而聚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二是学科边界拓宽，汉学走向广义中国研究。随着研究范围扩展，剑桥、牛津等高校的商学院、经济系、社会学系纷纷开设中国相关课程，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还专门设立中国商业研究教授席位，大批毕业生进入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外交部门，中国研究由此发展为跨学科通用领域。

历时15载，魏根深完成总计170万字、达4000页的《中国历史新手册》（中译本定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贯通史前至当代的完整中国史，打破西方学界分朝代割裂研究中国的传统。这部著作最初仅为魏根深授课自用的笔记，1971年他在哈佛访学时将手稿交给美国汉学奠基人之一费正清，当即获得出版邀约。如今该书计划推出数字化新版。

亲历中国开放巨变，愿做中欧纽带

魏根深博士毕业后，进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外事体系，开启外交官生涯。

1975年，魏根深赴北京，对接中国外交部等部门，为推动中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8年，欧洲与新加坡的贸易额远超中国，但魏根深公开预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彻底改写格局，20年内中国与欧洲的经贸规模将反超。中国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这一判断，中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也成为全球经贸重要支柱。

从1964年到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到1994年起担任欧盟驻华大使，相隔30年两次常驻北京，魏根深亲眼见证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1994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活力全面释放，对外开放持续拓展。

卸任驻华大使后，魏根深赴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兼职教授10年，深耕中国历史研究，持续更新《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文字结知己，寻求文明互通

1965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招待会上，魏根深恰巧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相邻而坐，二人畅谈拼音文字改革，从此结下跨越半世纪的深厚友谊。

魏根深曾应周有光邀约，撰文刊发于《光明日报》。魏根深在文中提出：从国家对外交流、全球地名人名统一标注层面看，汉语拼音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让中国人名、地名在全球拥有统一规范，极大地便利了国际往来。

周有光还将魏根深的著作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供学者们传阅，成为传递中西学界声音的纽带。直至周有光百岁高龄，二人仍书信往来不辍。

魏根深说，汉字体系复杂，但这并不妨碍中华文明通过文字、历史、发展经验持续向世界传递智慧。

如今，魏根深定居泰国海滨城市，闲暇时他读书整理文稿，仍持续发表中国历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得知北京语言大学建成校史馆，面向全球征集老校友史料，他回忆起当年的同窗与外教老友，感慨北语是他认识中国的起点。

魏根深表示，他将持续整理修订《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把数十年的亲历经验与研究成果留给后世，尽己所能，让更多海外读者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每个人开花、结果的时间不一样

——对话演员高叶

本报记者　苗　春　徐嘉伟

“朋友们，有梦就去追吧！路虽远，行则将至，热爱终有回响。”近日，在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高叶凭《南京照相馆》中林毓秀这一角色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手捧奖杯，她哽咽着说出这番话。

从电视剧《我是余欢水》《狂飙》到电影《第二十条》《南京照相馆》，高叶仔细打磨这些作品中的一个个角色，也以耐心与坚持等到领奖台上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近日，本报记者对话高叶，听她讲述创作背后的思考、演艺路上的坚持以及“好好做人，好好演戏”的笃定。



高叶获第三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受访者供图

“我圆的，是自己坚持了20年的热爱”

记者：发表获奖感言时，你说从2006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至今，你已经从业20年，“现在是我的圆梦时刻”。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圆梦时刻”圆的是一个怎样的梦？

高叶：站上领奖台时，我脑子确实是懵的。从台下到台上，我走得特别慢，只想静静地享受圆梦的这一刻。

我圆的，是自己坚持了20年的这份热爱，是中国电影界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奖项对我的认可和肯定。这份雀跃，像是给自己过去20年的人生有了一个交代。

记者：你还说，很多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是妈妈“近乎于盲目的支持”、是经纪人11年的陪伴，把你留了下来。她们具体是怎么支持你的？

高叶：我的妈妈不太了解影视行业，但她就是近乎盲目地相信我。在我陷入自我怀疑甚至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她都无条件地相信我、支持我。她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希望我快乐，她知道，追逐我自己的梦想是能让我快乐的事情。

我的经纪人在我没有被关注、机会寥寥、几度被放弃的时候，始终相信我可以，愿意陪我一起走过一个又一个角色。她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命，在我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坚信我可以，她的这份坚信，让我拥有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继续奔跑的勇气。

记者：你领奖时说：“我斗胆想把这份幸运分享给你们。”这份幸运，你最想分享给谁？

高叶：我想分享给每一位在追梦路上的朋友，我希望我的这份幸运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有梦想的人了不起，愿意为梦想付出的人了不起，能够为实现梦想一直坚持努力的人更了不起。

“把自己放进那个年代去感受和体会”

记者：你的获奖感言里有这样的句子：“我能生在这片和平的土地，长在这大好河山，是这一切让我有了追梦的底气。”这话也是演完林毓秀这个在战乱里守护历史真相的角色之后的感慨。评委会评价你演出了林毓秀“从心存幻想到幡然觉醒”的蜕变，你是怎么通过表演达成这个变化的？

高叶：获奖感言里的这句话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恩，生在和平年代，才有条件毫无顾虑地追逐热爱，这份底气，是林毓秀那样的乱世中人求而不得的。

随着影片故事的推进，林毓秀亲眼见证了山河破碎的时刻，也在这段经历中慢慢觉醒，展现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我觉得不只是林毓秀，那时南京城里的许多人都做了同样的决定。

记者：评委会评价你的表演“贴合影片庄重悲悯的写实基调”。你怎么理解“悲悯”这两个字？你接受采访时说，演林毓秀是“用最质朴的方法，把自己扔到角色里面”，你具体做了哪些准备？

高叶：我理解的“悲悯”是看见乱世中普通人的脆弱、无力，同时看见绝境里人们迸发出的善意与骨气。不神化人物，不美化苦难，把自己放进那个年代去感受和体会。

拍摄前我看了导演申奥提供的大量影像史料，观察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眼神、神态，感受大时代碾压下普通人的命运。我也去了解了那个时代女演员的生存处境，了解林毓秀心中的向往。

方言这方面的处理，是我和导演商量过的。前期的南京城海纳百川，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生活，导演说我可以直接用家乡话也就是常州话来演绎。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在林毓秀觉醒之后，我们一致决定转用南京话来演绎，有一个从“外来者”到“这里的人”的转变，这个转变就藏在方言这个小小的细节里。

记者：有种观点认为女演员的“窗口期”短，过了某个年纪戏路就变窄。这20年走下来，你在这方面的感受是怎样的？

高叶：我觉得每个人开花、结果的时间不一样。我没有特意去感受这个“窗口期”，我能做的就是好好演戏，也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我只是很感恩能在这个时间段遇到看见我的观众。

这些年来，女性视角的作品和角色越来越多，但我觉得还可以更多，而且在数量变多的同时，期待更深入地挖掘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这些女性角色有各自的处境、各自的选择和各自的奋斗。

“一直做演员，体验更多不同的人生”

记者：你曾对媒体表示，“好好做人，好好演戏”这8个字你对自己说了20年。获奖之后，这个想法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新的座右铭？

高叶：“好好做人，好好演戏”这8个字、这句话，现在在我心里分量只会更重。我没有新的座右铭，守住这份对表演的热爱，依旧是我对自己最基础的要求。

记者：对自己的下一个20年，你有哪些期许和定位？

高叶：我期待有机会完完整整走完一个角色的一生，去体会她漫长人生里的起伏、纠结和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

演员是我打算做一辈子的职业。奖项是馈赠，但不是终点。至于下一个20年，我没有给自己设下多么宏大的目标，就希望始终保有对故事的贪心，保持创作的欲望，不停往前走。我想一直做演员，自己去体验“高叶”之外更多不同的人生，用更多的角色和观众交心。

东北影视创作：扎根黑土　向新而行

汪方华

今年以来，东北题材影视作品迭出，电视剧如《岁月有情时》《好好的时光》《蒸蒸日上》《小城良方》，电影如《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森中有林》《神探之痕迹》等，都引发不少关注。其实，早在前些年，《白日焰火》《平原上的火焰》等影片与《人世间》《漫长的季节》等剧集便接连成为文化热点。如果说早期作品多以回望、打捞集体记忆为主，那么近来的新一轮东北影视创作就是在接续黑土地生命记忆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叙事向度。

首先是追求生活的质感。东北老工业基地书写过辉煌，“铁人”王进喜等许多英模人物的事迹感动了几代人。后来，东北地区既要直面产业转型的挑战，也要完成人才引进与城市品质提升的任务。这场变革中每一个东北人的现实体悟和情感遭际以及老工业城市真实的时代变迁，引发广泛共鸣。《好好的时光》《飞行家》都以国企工人为主角，表现其在下岗后另寻他路中的奋斗，剧中的机械厂、机床厂等均有现实原型。《蒸蒸日上》《小城良方》《我的朋友安德烈》等借行业剧、青春偶像剧模式，讲述新一代东北青年振兴东北的故事。拥有高学历的“厂二代”从一线城市回到小城，一边历经事业发展的坎坷，咀嚼归乡落脚的苦辣酸甜，一边坚定了用知识改变家乡面貌的初心，为黑土地叙事开辟了向上生长的空间。

其次是体现深厚的文艺积淀。东北文艺远不只东北大鼓、二人转、小品等大众文艺样式，还有厚重的严肃文艺谱系，包括改革文学、工业电影和现实题材话剧等。《东北虎》《飞行家》《蒸蒸日上》《小城良方》等都彰显了东北人闯新路、求自立的生命韧性以及根植于韧性之上的诙谐，这是东北文化基因里特有的幽默与豁达自洽，也是东北文艺的深刻面向。

最后是扎根新时代的沃土。当下，东北影视不再囿于怀旧，转而融入当代社会的专业图景与数字生活。《岁月有情时》聚焦返乡“厂二代”，讲述年轻人借助电商与数字化改造盘活国营老厂的故事。此类作品立足黑土地的人情根基，描摹东北面向当下、奔赴未来的鲜活面貌，持续拓展东北影视的叙事边界。

东北影视新一轮创作潮的出现，丰富了工业题材、地域题材的表达版图，呈现了黑土地上的过往、当下与希望。对真实生活持续的观照，让东北故事不断走出地域边界，持续打动观众，也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文化只眼

电视剧《重器》研讨会在京举行



《重器》剧照。　出品方供图

本报电（晶雪）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重器》研讨会在京举行。

这部剧讲述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5名法学院学生毕业后走上司法领域的不同岗位，在如火如荼的法治实践中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并与时俱进的故事，播出后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朱正文表示，这部剧呈现出“刺眼”和“耀眼”的双重气质。刺眼，是因为真实、沉重，对中国法治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问题不回避、不粉饰；耀眼，是因为勇气、力量，中国法律人勇于前行，坚守法律良知和道德底线，彰显了中国推进法治进程的历史主动和担当。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一级巡视员范子文认为，该剧意义深远、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生动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史，刻画了法律从业者追求公平正义的鲜明形象，展现了特定时代的法治建设风貌。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云升表示，该剧是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项目。该剧的创作播出启示影视工作者，要坚持纵深开掘，填补创作空白；要坚持专业赋能，筑牢真实底色；要坚持以人载史，传递人文温度。

本剧导演沈严表示，该剧是向中国法律人的一次致敬，创作核心在于坚守真实。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力求真实再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环境以及中国司法行业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将锐利触角伸展到中国司法行业年轻人才的成长过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该剧将“重器”之“重”落脚于人，成功塑造了鲜明的人物群像，使其艺术感染力和叙事张力都比较饱满。